

何為「生命」？何為「性命」？

呂繼增

「生命」跟「性命」的意思差不多，在一般英漢字典上，life 的註解便是生命、性命並列；倒回來查漢英字典，則是生命、性命的註解都是 life。莫非「工業先進」連生命、性命都分不清麼！或是說：無關要緊，應毋庸議。

雖然這兩個詞兒所差只在「一顆心上」，有心的是性命，無心的是生命，而且此心並非「肉團心」，也不是指那「重心、圓心、垂心」之類的物理幾何之心。好難掌握，乾脆，咱們大家就一致行動，把那個「帶心的」性命給廢了吧，要「心」幹什麼！簡化思想也好。

現在，「性命」已經廢得差不多了，少見使用了，流行的只是生命，沒有心的性命。可是在下實心眼兒，一直惦念著那個故事：話說比干吞了姜尚靈符，上朝極諫，紂王大怒，命武士拿住比干，剖心示罰。比干剖心之後，掩上袍服，繫妥絲繮，面如淡金，一言不發，出門上馬，逕離朝歌而去。卻說那妲己早知此情，連忙化

個挑菜婦人，候在路傍，比干馬到，不合開言問那婦人，「你挑何菜？」，妲己答言「空心菜」，比干再問「菜無心可活，人無心如何？」，妲己喝一聲「人無心必死，你下馬來！」果然破了靈符加持，比干應聲跌下馬來，命絕而亡。好相像啊。

肉團心是個血液泵浦，它支持著有人間「方向感」的仁愛靈智之心的運作。紂王畢竟是個粗魯之徒，他何必掏出干比之心，把湯王承自大禹的「王道蕩蕩」九疇大法給甩掉，立刻他家「太廟」就會變成「殷墟」，不就得了！掏心，是太笨了些。在下是說：性命之心（卝），變成生命無心，又沒有姜尚靈符護持，在「人生大道」上不怕迷失嗎，特別是此時「多元」世界，歧途紛然！

一句老話很好：「今之學者為人，古之學者為己。」這生命性命之學，就有「為人」與「為己」之別。為人，是為別人籌謀定策，除了一冊「謀財方略」專用秘笈之外，另外還分撰許多必要的說服書、誘導指標、幹部教

材，讓他（這別人）能大展鴻圖，雄霸一方，自己也趁便撈點什麼。要是為己呢？那就必須走入青山，在白雲深處結茅為廬，把自己這顆心用清澈的山泉洗淨、松風吹乾，乾乾淨淨放回原處，一霎時光明照遍八紘九垓，自己不僅「得道」、「上道」，而且「成道」了。這是為己。不過因為人性本來非常奇妙，同出於天理之自然，成就了自己，同時也成就了他人。比如說，在職場中，「血光與科技齊飛，諛諂共欺瞞一色」，大家其樂陶陶，禁不起「道眼」一照，立刻知曉這不過是挖東補西的幻景而已，連佛家說的了義法（究竟、終極、徹底）都夠不上。難怪災禍老不除根！原來是「為己派學者」跟「入世菩薩」都被職場門禁擋駕了。

無心的生命也很好，那是想定我們的生命融合成一個統一的大生命，共同一個心，你的痛癢我都知道，也可以為你抓一抓、摩一摩。不過「共心」這件事，被健忘者丟開，乃形成這個無心世界。我們得把心找回來才好，否則安全的價值就無心可住，它只好當街頭游民，以垃圾為糧。

那邊廂有聲音傳來：不必，還是簡化思想最好，性命有心就會思想，有思想就會憂慮，有憂慮就會想到職場中「養壯不養老、養強不養弱、養危不養安」，製造無窮麻煩。我輩只宜玩日蕩歲、度此無心之命。「安全評價」時給我記住，只評無心之價，勿談有

心之價。

在下卻說，不然、無心之價要評，有心之價也要評，否則是「安而不全」。在下已經有了心，別想掏去。

無心評價，有心平價，在安全上是不同的。舉個例子，此際四月，薄暖輕寒、正好適中，勞動者最舒服。到了三伏氣候，鑠金流火，熱得頭昏，心煩氣躁，身體靈敏度、感覺、反應都遲鈍下來。在安全評價上，只看熱指數而不及其餘，是「無心」評價。倘若把「頭昏、心煩、靈敏度、不適應」一齊列入評價，那是以我之心所盡力，去評勞動者之心的真實感受，便是「有心評價」。

不是光耍嘴皮、搬弄名詞。有個統計，越熱、越多傷害。可這傷害不是什麼中暑、熱衰竭，無心指標；全是擠夾、碰撞、墜落之類，頭昏反應鈍嘛，也就是有心指標。不經用心，怎會想到捉弄人的災害之魔，聲東擊西的技倆毫不輸給一流軍事將領，佯攻中暑，暗施碰撞。防守者當然要性命中之心去「將心比心」，才能確保金湯永固。

著名學者嚴復有首詩借諸葛亮為比：「此言不是輕玄德，入世先安七尺躬，為有成都桑八百，孔明出處不匆匆。」好哇！嚴先生知道性命是安邦之理，勞工朋友也與孔明先生一樣，安家之後更能盡忠職守。這道理大可擴充。

